

以“有趣”为航标：我与读者共创科幻世界

□ 索何夫



以“创造一个专属世界”开始的写作路

2005年夏天，初中二年级的我在宿舍写下了第一个故事，自此开启了我的科幻创作之旅。故事虽显拙劣，但幸运的是，在这群十四五岁时突然想“创造一个专属世界”的孩子中，我尚有些写作天赋。2007年和2008年，我两次参加并入围了江苏省高中生作文大赛，《灯火阑珊处》更是幸运地获得了2007年作文大赛的特等奖。金色的奖杯留了下来，也让我意识到两件事，一是我知道自己“能写点儿什么”，二是写作本身是件相当有意思的事。

高考后我进入文学专业，在这里系统学习到的文学知识与创作技巧，都让我在日后的创作中受益匪浅。2009年，我开始了比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更“正规”一些的创作活动——在网站小说区投稿。此后几年，我和绝大多数自认为自己是作家的年轻人一样，将脑子里涌出的庞杂灵感，全都不加区别地打包装填进科幻小说。这也导致我的早期作品虽然点子很多，却从头到尾逻辑断裂、缺乏连贯性，堆叠设定、猛塞大数字

这些问题也一个没落，自然未能取得多少成绩。但对我而言，创作科幻小说本身的“有趣”程度丝毫未减，创作过程中的些许收入，读者们的评论和点赞，也激励着我继续创作。

本科毕业后，我花了一年时间试图转向中短篇小说创作，并于2014年在《科幻世界》发表了中篇小说《魂兮归来》，这也是我在文学类期刊上的首篇作品。这部作品及此前的几部中短篇，奠定了我科幻中短篇的创作基调：较为密集的信息量与知识点，以及紧凑的冲突和丰富的情节反转。除此之外，聚焦新奇科幻设定，更贴近纯粹“点子文学”的短篇，也是我这一时期的重要创作方向。

与读者合作创作的正反馈循环

我在创作生涯中积累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尽可能频繁地与读者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想法与需求，并在新的创作中让“作品对作者而言有趣”进一步转化为“对读者而言有趣”。

QQ群、微信群能让我与读者实时交流，而当时红火的百度贴吧中，则常出现颇为精辟的长篇分析，有时这些分析甚至能指出我自己都未察觉的细节问题。

这让我的写作逐渐进入到一种特殊的正反馈式循环：每篇新作品发表后，我都会与读者围绕作品展开头脑风



人物名片

索何夫，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科幻作家。代表作《草的语言》《风暴之心》《出巴别记》以及长篇科幻小说《傀儡战记》系列，科幻小说作品集《盲跃》等。曾获得中国科幻银河奖、华语科幻星云奖。

暴，而头脑风暴的成果又会成为我下一批作品的创意与灵感源头。依托这些读者反馈，我也改进了故事创作方法：

将冗长的知识性解说提炼为知识点，用更巧妙的方式将这些有效信息融入故事中。此外，为了更好地贴合读者需要，我开始有选择地在作品中运用轻小说创作技法，典型作品包括《傀儡战记》三部曲、最新长篇《孤绝之星》及部分中短篇作品。

坚持“有趣”第一的创作之路

直到现在，我仍秉持“有趣”第一的创作原则，并因此不断开拓全新故事。2016年，我开始为《科幻世界》的增刊《惊奇档案》撰写科普与科幻文艺研究文章；2019年，我开始在《课堂内外》杂志上发表儿童科普作品；2022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少儿短篇小说《无人还生》。这一阶段的我专注于少儿科幻小说的创作，将冒险与轻度悬疑相结合，配合轻松情节，幽默轻快地讲述科学知识，相关作品有《银河曙光号》《后人类记事：寻找甜苹果》和《月球暗影》等。

这些年来，我始终追求着“有趣”的创作。与读者的交流让我可以确信，我在创作中感到有趣的同时，也为读者带来了各种各样的趣味。而将来，我还会继续基于“有趣”在创作的道路上探索下去……

对我而言，能让各位读到有趣的科幻，便足矣。

漂泊太阳海

□ 王云轩



2325年，一场史无前例的太阳风暴横扫太阳系，地球轨道上的人造卫星、空间站及深空探测器，尽数在狂暴的粒子洪流中化为太空尘埃。顽强而智慧的人类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再次踏足曾经到达过的每一个地域，除了一个地方——太空。

太阳风暴虽已平息，但其残留在太阳系中的高能粒子与紊乱的电磁场却如同剧毒的荆棘丛，依旧密布在星际空间，阻碍着人类重返太空的脚步。保守派主张暂缓重返太空的计划，等待高能粒子自然消散，但这一等可能就是百万年；重建派则坚信，人类能够发展出新的技术，抵消掉部分高能粒子对太空飞行器的影响。

这场争论持续了数十年，直到吴帆进入天体物理研究所。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吴帆坚定说道：“我们的方向错了。”

“那不是障碍，是介质。”吴帆大胆提出，“太阳系内原本就充斥着高能粒子和电磁场，那场太阳风灾难的爆发，只是放大了这种常态。而它留下的，是一片充斥着高密度等离子体和复杂电

磁结构的‘太阳海’。我要提出的这种‘跳膜’理论或许可以改变现状，甚至百年内带我们重返火星！”

后来的很多年里，这段过往被无限神话。有人说，在吴帆提出理论后，所有学者都去了一个池塘。

当年的吴帆正是在这个池塘边，用几块扁平的石头打着水漂，将他的理论娓娓道来。

“太阳风暴留下的高能粒子和电磁脉冲充斥在太阳系内，为人类的远航提供了可以依凭的‘海面’。用电磁波加以引导，就能汇聚起规模庞大的电磁场。”吴帆将手里的石块甩向水面，留下一连串涟漪。“如果将电磁脉冲汇聚在一个二维平面上，让飞船在平面上像打水漂一样跳跃前行，不需要消耗海量燃料，飞船也可以达到很高的速度。而且，不需要所有飞船都具备汇聚电磁脉冲的引流功能，只要舰队里有一艘具备引流设备的‘领航舰’，就能带着整个舰队一起远行。”

“跳膜理论”像是绝望中的一道光，在重建资源的残酷筛选中、在无数次失败中顽强生长，并逐渐在计算、模拟核验中趋于完美。

重返太空计划启动的百年后，近地轨道船坞中的“跳膜”舰队正式集结完毕。其中领航舰“启明号”格外与众不

同——在其扁平的舰体底部，覆盖着由超导材料编织的巨型引流矩阵。

随着启航指令发出，“启明号”底部幽蓝的光芒亮起，电磁波束刹那间射向前方，舰载超算则实时分析着前方空间的高能粒子密度和电磁场数据。

奇迹就在这一片寂静中上演。舰队前方，原本杂乱的太阳风残留粒子在引导场的作用下定向汇聚、压缩，电磁湍流被强行梳理。数分钟内，一片直径数十公里、散发淡金辉光的稳定二维能量平面“膜”被编织成形。它是被约束的高密度高能粒子和定向电磁场的集合体，如同宇宙中悬浮的液态光毯。

“舰队同步切入。角度锁定，速度校准……切入！”导航官发出精确的指令。

舰队在“启明号”的带领下，整齐“滑”向淡金光膜。接触的瞬间，传感器捕捉到电磁场在尖啸，舰体底部与膜面接触区爆发出炫目蓝白电弧。巨大的电磁压力如无形巨手，将舰队集群猛地“抛射”出去！

一次跳跃，舰队近乎原地消失，只在光学传感器上留下拉伸的光痕；舰队的身影再次稳定下来时，已是在数万公里之外。“启明号”搭载的引流矩阵再次启动，在前方深空中编织下一片跳跃的“膜”。切入、弹跳……舰队如同在能量



AI制图

海面滑行的飞石，每一次跳跃都跨越了化学火箭需漫长时日才能驶出的距离。

“引力弹弓效应补偿完毕，膜面曲率稳定。第三次跳跃准备，目标：火星同步轨道。请求执行。”

“执行跳跃三。”舰桥指令回应。

舰队再次切入那片由太阳风遗产铺就的光之平面，向等待了人类百年的红色星球驶去。

(作者系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